

福德长寿

(篆刻) 龚晓馨

进去看过书买过书。沈行豪经理把书店打理得“山清水秀”，“金山银山”遍地都是，就看你的脑力眼力脚力了。后来，单位再次大发展大繁荣，杨泰俊社长总结是“汗水、墨水、泪水”的结果。上海远东出版社今年不惑，来之不易。

五月天，携太太兴致勃勃来到久违的文化广场观看徐俊导演的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居高（三楼三排）临下有点不自然地看完了演出。在白先勇眼里“尹雪艳总也不老”。名不见经传的“削肩、水蛇腰、细挑的身材、俏丽净甜的眼眸子”，黄丽娅被一眼相中饰演尹小姐。“要来概括上海，那当然是美”，从整场戏里体会到了。只是没看到胡歌的表演，有点遗憾。

意犹未尽步出文化广场，再回首，它依然灯光闪亮。1924年落成的六层楼白尔登公寓紧挨着它，纹丝不动的它倒是名副其实的守望者见证者。

古人也喜欢唱哈哈嘹，不过他们不叫这直白的名儿，常把吆喝称为“啸”，比如“长啸”“吟啸”“啸傲”“啸歌”。在《诗经》里，“啸”是人们抒发情感的特别方式。如《小雅·白华》中有曰：“啸歌伤怀，念彼硕人。”魏晋诸多人物风行吟啸，以表现自己的名士风度。

最有代表的，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他“嗜酒能啸”，其“啸”可“闻数百步”。《晋书》载，阮籍和另一位文人孙登都是著名的长啸大师，二人曾赴苏门山比赛“吟啸”，声若鸾凤之音，在山谷久久回荡。《世说新语》提及谢安“吟啸自若”，谢鲲“傲然长啸”，他们敢在大庭广众下“长啸当歌”，反映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心态。唐宋诗人也多爱“啸”。诗佛王维在《竹里馆》里“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

相照。”罢罢让人仿佛置身深山竹林中，听竹听泉，听竹听琴，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南宋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岳飞《满江红·写怀》中“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啸”得更是气势磅礴、气盖山河！

前些天，我把“哈哈嘹”的由来以及啸歌的种种妙处，讲给几个年轻朋友，他们大呼善哉妙哉。他们发扬光大，把我所吼唱的哈哈嘹编排成曲目，分成几个声部，名曰“减压疗法”“发泄疗法”等。他们在郁闷难遣或者感觉压力山大时，驱车寻得田野密林或山谷幽洞之处，无拘无束地啸歌，或婉转悠扬，或粗犷悲壮，或缠绵悱恻，直呼啸得痛快！

我曾受邀同行两次，深被感染，不觉融入他们之中，啸吟江湖，长啸当歌，竟“啸”得泪花纷飞，激情满怀，轻松自在！

格、奖掖后进，让我去音像编辑部做见习编辑，后来看到音带封套上责任编辑栏印了自己的名字，那真是乐开了花。那些做书的编辑大朋友老朋友还是默默无闻地做着替人做嫁衣的工作，书上还是没署名。单位逆势而上向连环画坛进军并非不是外语专业出身的我担纲编译连环画《钟楼怪人》，做梦也想不到。“临上轿”，贺老师把我拉到一边轻轻地对我说：“小黄，用一只笔名吧。”我立马拎清化身“小政”。老同学丁兄国平用“西湖”的柔情造就了《化身博士》。多亏人美社“老法师”徐哨伯伯把

关，我们这两只小船得以远行。史建期、袁银昌所作封面至今还是光鲜亮丽。

大场地上“小精灵”无师自通扭扭捏捏地学会了骑自行车；“三脚猫”加“老酒彪”学会了开小汽车，师傅“阿发”急出大眼睛、喉咙三板响，整个广场就听到他的吼声：真是急煞人，总是前教后忘。我站在一边只是静静地看，心里暗暗地笑。

至今还想着文化广场不远处“稻香村”的鸭肫肝，2元一纸袋切成薄片的微微泛红的有点透明的鸭肫肝，咸在嘴里，鲜在肚里。“稻香村”附近的菜包肉包味道也灵的，记得香菇菜包一角一个。而不远处的“远东书店”人们肯定

沧海一声“啸”

刘琪瑞

成了一曲美妙和谐的田园交响乐。

不仅耕地、耙地唱哈哈嘹，庄户人家建房打夯时也唱。那种椭圆形的巨大石夯重约二百斤，需要七八个人齐心协力抬起，高高举过头顶，再稳如泰山落下。这时就要有领唱者带领大伙儿唱哈哈嘹，以便统一步骤，焕发精神，烘托气氛。早年，村里的二麻子叔是哈哈嘹歌手，他膀阔腰圆，自然是打头号，由他指挥协调，先喊将：“拉起个夯来！”众人抬起石夯喊将起来：“哟哟嗨！哟嗨呀！一个哟嗨嗨！”二麻子领喊：“伙计们哪，加把劲呀！”众人回应：“加把劲呀！哟嗨嗨！”……

路狂奔。而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是崇尚圆形的、循环的时间观，所以我们说“子子孙孙无穷尽”，我们说“终点也是起点”，我们说“四季轮回”，我们说“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而现在的自己呢，在中年回望童年，再远望老年，好像在徘徊踟蹰，带着犹豫和怅惘，还有很多害怕。可现在忽然觉得也没关系呀，时间这个圆，我们总是不停行走在其中的一个小小的动点。

在钱理群先生和金波先生的对谈里，我又一次体认了这循环往复的时间，我们又谈树、谈昆虫、谈自己童年在旷野的玩耍，带着洞察人生的睿智，但更多的仍是赤子之心。像金波先生说的，生命的走向不一定是衰老，而是成长。

暑假伊始，看完这两本书，我更大的收获也许是，我没那么怕老了。也很想带着小朋友再无数次走进旷野，跟他一起去看威风的绿色大螳螂。

当面临旅行计划再次被取消，如何打破进退维谷的局面，实现皆大欢喜？**明请看本栏。**

一样的暑假 责编:郭影 史佳林

文化广场的灯亮着

黄政一

个大场地与文化广场遥遥相对。文化广场底楼朝北有一间大大的练功房，戏曲学校二楼回廊有一个茶水间，每天一大早，泡开水，顺带着底楼小弟小妹练功，随着师傅的细长竹棒，他们跟头一个接一个从竹棒上翻过，一刻不停、汗流浹背地连着翻，何时能出师更能出头？不晓得。后来听谷好好、张军说从艺之路的甘苦，我只是看到了表象

（撕腿、练跷、跑圆场），皮肉苦（倒嗓、伤病）心中苦只有伊拉最晓得。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角儿、跑龙套的基本功都是一样苦练出来的。看着余彬慢慢成长为“上昆”的中坚力量，后来她有幸在越剧电视剧《红楼梦》中饰演林妹妹，真的不简单。

单位的行政室仓库、出版科曾在练功房的隔壁，领办公用品时也能感受到隔壁人家的热火朝天，劲头十足。“我想领一本《新英汉词典》。”我怯生生地问戴眼镜的中年老师，“这是给编辑领的。”她不温不火的一句让我这个小编务吃了一只闭门羹，悻悻而退，暗下决心，将来争取做一个大编辑。感谢当家人贺崇寅伯伯不拘一

个大地与文化广场遥遥相对。文化广场底楼朝北有一间大大的练功房，戏曲学校二楼回廊有一个茶水间，每天一大早，泡开水，顺带着底楼小弟小妹练功，随着师傅的细长竹棒，他们跟头一个接一个从竹棒上翻过，一刻不停、汗流浹背地连着翻，何时能出师更能出头？不晓得。后来听谷好好、张军说从艺之路的甘苦，我只是看到了表象

我有晨起散步的习惯，喜欢到郊外溜达，走在坎坷不平的多间小路上，走进那片蓄满绿荫和鸟鸣的树林，然后沐浴晨风，迎迓朝阳，放开喉咙，吼上几嗓子，吐故纳新，顿觉精神清爽。

我的这种锻炼法，得益于我鲁南老家沿袭已久的一个习俗。春耕之际，庄户人赶着两头老黄牛或犍子牛，一遍遍耕耘那片冒着热气的春地，甩两声当空炸响的牛鞭，扯起抑扬顿挫的曲调，啊哈哈、噢噢噢，吆牛也吆人，乡人把这种粗烈、悠长的调子叫“哈哈嘹”。当人困乏之时，哈哈嘹漫了起来，无遮无拦，既给牛提振精神，也给赶牛者解乏解闷。哈哈嘹没有歌词，只有时起时伏、时断时续的曲调，和着清脆的牛鞭声、呼呼的耘地声、老牛的喘息声，在广袤的田野上空循环往复，形

好的文字。

《昆虫印象》里的文章，今天我读一段，孩子读一段，时不时我们俩再讨论一下，说起他了解的昆虫和动物的习性，真是美好至极。我知道，他对昆虫的所有知识都来自各种百科全书。可他煞有介事给我介绍，再配合金波先生的文章，也莫名感到充满童趣。

爱昆虫，爱树，爱广袤旷野

杨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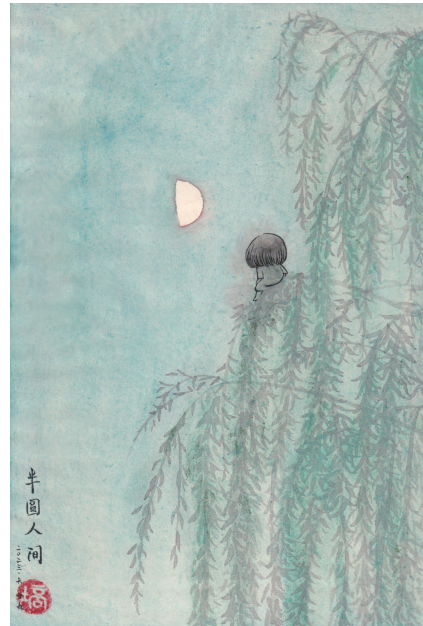
亲子阅读从来不是对孩子的单方面奉献和付出，我们有点无聊的大人应该更有收获吧。和孩子一起，像一个引子，让我们回到童年去，想想自己的小时候，像是和那久远时光里小时候的自己挥手。或许小时候的自己怎么也无法想到，多年以后的这样一个下午，自己怎么就成了那个给小朋友讲故事的大人了呢？

记得自己做跨文化文献研究的时候，看到中西方时间观的差异，深深认同。西方认为时间是线性的，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像射出去的箭，一

文化广场坐落在陕西西南路上，最早叫逸园跑狗场。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建成了能容纳一万多人的室内会场，风光无限又浴火重生，后来一度又成了证券交易市场、精文花市。当年，广场外那满地未中签的认购证，广场内那满场的绿植花香，让我见识并感悟了连连失望与满满幸福。

2005年，它重建，地下音乐剧场连着露天剧场闪亮登场。夜幕降临，华灯溢彩，这时的它尤为美丽动人。

我第一次与它见面是随着悼念老人家的队伍缓缓步入白色花海之中，大



半圆人间

(插画)

董培培

随感

邓名

超然银币境心高，何必锱铢寻计较。缘起缘循有定分，缘生缘散随尘觉。时珍当下存真机，事上磨成大成就。碧玉留痕龙鹤纹，应无所住生拙巧。



离居所不到三百米的距离，有一座大桥，平时想要走到大桥下，需要下楼穿过一条马路，没有过街天桥，离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也远，好在为了方便居民们去河边，管理部门在马路上留了一条比较窄的人行通道，站在通道那里，要等到左右看都没有汽车的时候，才可以三步并作两步快速通过。通过后再走个两三百米，就可以进入大桥下了。

大桥下除了游乐场，还开辟了一个停车场，停车场偌大，但最多时也不过停三五辆车，多数时候一辆车也没有。

有几次站在大桥下，站在那里胡思乱想，想这停车场和游乐场的老板，是不是同一个人，生意这么差，能不能发得起员工工资（不过，说真的，在这里倒是一次也没看到有人像是员工的样子）。还想，要是再这么继续下去，这块场地会不会被收回，像以前那样，地面再次荒芜，通道再次被封闭起来，那样的话，就太可惜了，虽然居民们并不乐意到这儿打发时间，但毕竟这是通往桥那边小河的唯一道路，失去了还是会蛮让人失落的。

要是跳广场舞的大妈们能来这儿就好了，把音响音量调到最大也没关系，反正音乐声再大，也不如桥顶汽车路过碾过桥缝时发出的噪声大。在这里，也不存在扰民的问题，反而能给这空旷的区域增添一份热闹。可是，怎么让大妈们心甘情愿地来是个问题，她们不能缺少观众，没有络绎不绝路过的观众，她们在这里跳得也没啥意思呀。

我甚至突发奇想，要不要找承包了这块地的老板商量，分包给我一块空间。如果价格合适，不小心谈成了，干点什么呢，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开一家书店比较不错。对，就叫“桥下书店”，想要有气势一点，就叫“大桥下书店”。本着随时倒闭，或者说随时被驱赶走的原则，书店最好是不要动土转动水泥，买几个废弃的货运箱，添置两三台报废的公交车，改造一下，连通在一起，放上书架，摆上各种各样的书（旧书也行），然后就可以开业了。

但要是没人来怎么办？这完全有可能，如果一个游乐场连儿童都没法吸引来，更是不大可能有读者愿意来看书、买书的。但这事一旦做了，还是得坚持，游乐场一天到晚见不到人影，不也是灯光音效“咔嚓”地浪费着电费在坚持运行吗。开书店这种事，本身就是寂寞的，开在大桥下，又强化了这种寂寞，这不是所得即所求吗。想到这儿，真是觉得又浪漫又伤感。黯然之余，心想，大不了邀请一帮诗人，定期来个“大桥下诗歌朗诵会”，这样总会有人来捧场了吧，但转念间又灰了心，这年头，还有几个人愿意听诗人朗诵呢。

不管怎样，在大桥下开书店，这个创意总是很棒的。我有朋友去过东京，日本著名的书店茑屋书店，有一个位于中目黑的分店，就在东京的一架高架桥下。看了他拍摄的一些照片，这条高架桥的上方，运行的是地铁，桥下四通八达，桥下也行人如织，天下的大桥千千万，千差万别，可唯独中目黑的高架桥，天生是个做文化生意的好地方，难怪会成为文艺青年们打卡的文艺胜地，还有，中目黑分店布置得精巧美妙，处处都是匠心独具，比起我设想的集装箱、公交车改造，不知道要高级多少倍。

世界上开在桥下、桥边、水上的书店，还真是有不少，比如伦敦滑铁卢南岸桥下就有一个著名的旧书市场，佩蒂特桥虽然是塞纳河上最短的桥梁，但它附近有著名的莎士比亚书店……

此桥非彼桥，世界上的桥那么多，能把书店开成功的桥下凤毛麟角，我经常去的这座空荡荡的大桥，桥上川流不息，但都是奔向理想奔向远方的人，桥下寂寞无比，只有我等闲人才会为此胡思乱想。

在都市，在乡野，打卡新文化地标，赴一次诗词之旅，古地探秘，体验农活，应对旅游计划泡汤，在亲子阅读中共同成长……快乐夏日，创意度过。今起请看一组《不一样的暑假》。——编者

看到小琴师妹的朋友圈推荐，火速下单了《昆虫印象》和《我与童年的对谈》。放暑假了，在没课的下午窝在沙发上爽爽地看完，一支铅笔勾勾画画，看得很快但又舍不得一下子读完。

一抬头，余晖落尽，窗外的秦岭山脉变成层层叠叠深深浅浅的蓝色。

真是美好的下午。想起自己小学时，非常喜爱抓蚂蚱，逮蜻蜓。也忽然想到，我的孩子路上见到一只毛毛虫都吓得一哆嗦，速速往后退一步，赶紧绕开。

自然的、真实的世界，最为丰饶，但现在的孩子常常视而不见。所以，我热衷在周末带孩子到公园去，到能想到的自然中去。可是当然，这些仍不是完全的自然，带着人工修缮的美好，工工整整，漂漂亮亮，干干净净，也有一点像小朋友玩过家家，有一点像真实生活，而又不是。

他背着的昆虫盒和捕捉器，带着昆虫图鉴卡片走到草地中，但从没抓住任何一只他特别喜欢的螳螂。偶飞进家里的小瓢虫，他珍视至极，把瓢虫放在一块他喜欢的冰糖上面。哈哈，新一代的小朋友，他们和自然之间，还是少了一个自然的连接。

我看到金波先生的照片太动容了，

他眼里的爱意闪着纯粹的光。他说：“现在是夏天了，山野里已经有你熟悉的朋友了：那蚱蜢，那蝉，那蜻蜓，那蝴蝶……你可以去告诉它们：你在这个世界上，从冬到春到夏，一直在歌唱。”

我被这段话和这张照片击中了，是那种踏踏实实的好，有一些重量地落到心里，长出很多遐思和满足。钱理群先生将金波先生的语言概括为“俗白中的精致”，真是不能再准确了。经过了喜爱华丽辞藻的青春期和前几年热衷丰富情节故事炸弹的阅读偏好，现在越来越喜欢这平实、真挚、美